



外 野 论

王学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王学海/著

圈外野论

季羡林题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跃军

封面设计:陈伟农

圈外野论

王学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新华书店经销

余杭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1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228-04211-5/1·1789

定价:16.80 元



袁培德/摄

不是书圈内人，却愿为
学术而痴，愿为书而死...

王若海

跋涉十年 难能可贵

在浙江一个小镇的工厂里，十几年前的王学海开始了他艰苦的甚至说是有点殉道精神的自学历程。他的家境之艰难，工资收入之菲薄，自学条件之差，不是我们这些一帆风顺地进入大学、研究生学习，尔后又顺利留在国家研究机关的幸运儿所能想象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谋生是第一位的，然而他还要求学。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他却还要读书和钻研。他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指望成为学术大家，然而他还要拼搏……我只能用“精神”两字来形容他的求索和奋斗。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明天和希望。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圈外野论》是学海的美学、文学论文结集。这样一位条件不算好的自学成才的学人，不仅写出了一篇篇有质量的论文，而且还被接纳出版，作为相交十年之久的朋友，我为之高兴而祝贺。

《圈外野论》是学海的自谦之词。“圈外”是实——从传统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业余学者。但自古以来得道不分先后，求学不计场所，哪有学问是专利只这一说呢？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界同仁当怀有这种宽阔的襟怀来理解象学海这样的“圈外”之人。从根本上讲，学术是不分圈内圈外的。因此，他的“野论”并不“野”，而确实实是“圈内”之论。

在《世纪之交，美学在哪里突破》一文中，作者扫描了当代中西美学研究的现状，对主要流派和问题一一辨析，而且，十分清晰地认识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要去“寻找本位话语”——从中国的西方美学的怪圈中走出来；要去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要去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精神，等等。平心而论，学海的这些见

解,思想上已站在不少学者之上的。这是想大局,议大局的气度和境界,单就这一点言,他的学问就有了相当的质量了。同样,具有宏观的眼光和气魄的是《人文精神的社会哲学思考》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倾注了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对学术潮流的了解。它敏感地触及到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活动的本质问题。既有一定的学术高度,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象这样的文章,机巧秀灵,活泼生动,充分体现了在生活之中的作者的鲜亮活泼的心灵和气度。

而在这本论文集中,引我最感兴趣,读后掩卷深思的是他与铁武的通讯。可以这样说,由于出于真情、真义、真感,他的笔端就流畅地奔涌着文思和才情,奔涌着他的对学术与生命的理解。我不妨摘引一段于此以飨读者:

“说真的,你谈到我在自序中有自卑感,与其讲自卑感,还不如说‘圈外感’来得更准确些。圈内有真才实学之人,更有谆谆善诱的老师,但也不乏只是拿洋人的食物粗嚼狂吞后或即腹泻或因滞食而大放洋屁之人,他们的一些不时见之报端的文章,在不停地贻害莘莘学子和误导文坛的走向……。”(《情性着眼》)这种痛快淋漓之倾吐,只有性情中人才做得到。这是对学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追求者的心声。

说来惭愧,与学海相交十余年,我的学术环境和条件是够好的了,但对他提供的帮助却是很少很少。他不时地对我的著作文章作出评议,这能算作是一种精神交流吧!这只是我聊已自慰的一种解说。我苦待友一片真诚,但忙碌之中,对这样一位挚着地追求着的学界朋友,提供的帮助太少,实在是惭愧之至。

今天《圈外野论》出版了,对我来讲,这不仅是学界朋友的一种学术丰收,而更是一种鞭策。我衷心希望学界朋友都由于能有这种对学术的虔诚而净化了自己。

许 明

1996年11月8日于北京

本非圈内人 情偏痴学术

在本世纪中叶,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接受一元化的启蒙教育,至本世纪的下叶始,突然打开的国门开启了我们多元的视野时,却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这不仅是因为年轮的现实已经碾碎了我们青春的理想,更是因十年“文革”之浩劫,十年“修地球”之磨难,已使我们本应去驾驭的高科技,反过身来因我们知识的贫乏而正在唾弃着我们。所以我时常在上班的中巴车里和夜半梦回的时候扪心自问,这一代的苦人儿哪,你们在世纪末还能做些什么?!

知天命是孔老夫子之遗言,尔今却成为一句人生格言,一个人的命运固然是天定的,但有些人就是不屈服于命运,他们往往身处逆境,屡遭挫折,频受打击甚或不被理解,但他们从不抱怨命运。面对这并非“自由恋爱”的命运纠缠,他们仍旧在每一天里都信心十足地运动和思考着,即使人微言轻,却仍然自觉地肩担维系祖国与民族的重任,主动地去思想,去呐喊,去书写……也许,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假若不是金子呢,怀着金子般的心,不发光,总也是美的!或许,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愫和他们生活的情趣吧。而我,便是这一类人中之东施效颦者也。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他来到世界完全是偶然的,无根的。但自获得文明教育,我便有一种内在的无根而去想根寻根的冲动,其间朦朦胧胧便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蓦然回首时方才顿悟,根就在于人文精神!因为人之为人,没有人文理性,便是废物或劣物,与低等动物又有何别?在我们的家园里,有天堂也有地狱,但只要修筑起人文理性的栅栏,天堂就会变得更辉煌,地狱照样会变成美好。庄子云,小人以身殉利,于今商品大潮之际,此话是不正确的,利为立己之本,以利求立,以利求发展,何

谓小人耶？所以在时下经济场景中，为利所动或为利殉身者，决不是小人，而是抢潮头鱼的前行者。当然说多元就不能划一，不为利殉身者，当也有自己视若圣者的活法，那就是我和我的一班文友们所信仰的，活命之外，对学术文化的情有独钟（我的一位文友当妻子怨他业余时间不能挣钱时，他就大声和她嚷嚷：这辈子就是喜爱文学，咋啦？）。此类说法或者是所思所写之嫩稚的涂鸦，也许会让某些名正言顺在搞学术文化之人不理解，但不是学术圈内人，却愿为学术而生，愿为学术而死，恰恰是我及其在内的一班学人的纯真胸怀和生命追求。正因此，许多人会节衣缩食自费出版诗集文集，而不是为了评职称。正因此，许多人会面对灿烂的金子却自愿掉头跳入这格子陷阱之中。自然，这也许是阴错阳差，不该搞学术的硬要去搞学术，应该搞学术的又心猿意马或弃阵另投。不过我想社会又是素无定数的，谁又能说自己是专搞这个的而非去搞那个的呢？所谓选择，其实很偏重的一码便是内在喜爱的那份激情，这也许还掺杂着几份天性所在。所以，我想也许我会考虑得不成熟，书写得不理想，但既然已经自觉地选择了这一为之能舍命的追求目标，那么，就得有一种捐躯精神，应该让生命去燃烧思想，作一个以生命的原汁去换取学术之价值的无名殉道者。写得好与写得不好是价值评判，但立志要成为这个特殊时代的见证者和思想者，愿为蒙受灰垢的真善美讴歌，去将那个新涌现出来的阶级的丑恶道一声真心的批判，延续人类灵魂的真诚信行还是会不断涌现出生命的绿色的。“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的身旁，/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折断我的双臂，我仍能拥抱你——/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籍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你放火烧我的脑子，/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里尔克的这首诗并没有过时，因为它同样道出了我们献给学术那份真挚的情感。

面对财富与权力，确有不为心动的，这正若（美）阿尔文·托夫勒所云，是一种力量。这力量，他在《力量转移》一书中专指“施加

于人的有意识的力量”，是“信息时代的力量”，而我在他的点拨下亦廓清了先前模糊的感觉：我的执著我的偏爱，正源于能为我心动，为我指行的那种理性的启示。正是这份无形的力量，才让我在浊流中寻找清泉，在坎坷中走向春天。对于我这个圈外业余者来说，是应该以诚惶诚恐之行去拜读经典方可取得圈内权威的赞许，但我骨子里的血液却滚动得不允许我永远只是唯唯诺诺，跟在经典后面细声小气地阐发些许微言大义类，而最终成为把经典越捧越高的垫脚石。夹缝而生的性格固然形成了我与社会紧张的关系，但它更激励我的是产生攀登的意志。对于中国学术界诸问题的思考，生活也没有让我学会去打哈哈，我是凭着一份良知和一份真诚去说去写的，我想，只有这样，才会是对学术真正的虔敬，而也只有思想，才能使你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对文学，我始终认为我们正面临世纪之交这么一个大题材，所以我们的时代不应该只产生“快餐文学”。我们的时代，风云多变，奇事无穷，应该有超过《战争与和平》、《神曲》、《人间喜剧》等世界名著的作品问世，也应该诞生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海明威这样的大文豪。只要我们的笔不去蘸世俗的吐沫，只要我们的心不去迎合庸众的胃口。当你摆脱了名利的束缚和小圈子的纠缠，当你立誓为真诚而写作，为美善而舍命时，我想，中国产生世界巨著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拨开你眼前虚假的迷雾，升腾你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的视野，靠的正是这些基础的东西。时下又出现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我想进入现代社会，多元的审美视角，已把我们放入到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中去，我们的作家，如能由个性而泛众，由个性而深化为社会之焦点的凝聚，一切以个人开始，又能以众人之众生为审视点，那么，真正属于该时代的作品才会面世。正若“我从哪里来，来此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一样，既是个人的人生难题，更是人类的司芬克斯之谜。学西西弗斯的精神固然可以，但学庄子之深邃思考，学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襟怀，或者更可切合实际地回答这个千古难题。为此，读者诸君可会发觉，我

在评余华的争议名篇《活着》的时候，有意将两篇不同时期，不同思路的评论放在一起，以初读的感觉与再读的思考，来证明我思想的印痕，以谋求文学评论新的探索。

记得初涉学术之深海，便已有壮士一去不复归的悲凉之感。那时家境极其贫寒，买《资本论》是路跑九公里又借了钱去购得的，几本马恩著作的单印本是用拾来的姜丹书的一本《艺术解剖学》换来的，而为了能看到慕渴已久的《福格特先生》，竟然会利用爱的幌子，将《马恩全集》第14卷，从北国哈尔滨“骗”到了江南“穷读斋”。然正若我母亲在世时经常唠叨的那句话所说的，穷人会有苦菩萨来救的。我的同乡忘年交，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朱文信先生，因是“黑六类”被从上海赶到乡下，正好为我等以闲扯的方式悄悄地开讲《诗经》、《国学》，谈钱钟书，解读《论语》。而《十八世纪初——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罗森塔尔、尤金的《简明哲学词典》，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又为我推开了哲学厚重的大门。当然也感谢那时为配合政治而作的举国上下的法家儒家的讨论，为我从另一个角度营造了理性的氛围。托尔斯泰的《复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集夫》、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也秘密地（当时这些书全是毒草，全在“地下偷看”的）为我展现了心灵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场场历史的战斗。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的杨柄、《新华文摘》的胡文彬、《美学讲坛》的涂武生、中华美学学会的朱立人、浙江大学的陈望衡等先生，都在我最需要搀扶的时候，分别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和真诚的支持。当我从美学老人蔡仪那里求访归来时，我突然觉得，我这一生的生命兴奋点正在那里！自然，高谈阔论是轻松的，但当我与培杰、自民、威宇、林森、洪祥、益人、洪福、国鑫、大孔等人蜗居在故乡斜桥中石桥下一木制小阁楼里议论时政，纵谈哲学，评说名著（文学）至深夜，返回家中试图把那些杂乱的思想加以整理，力图想写出象别林斯基式的评《当代英雄》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光辉论文时，竟又觉得是如此的艰难。有

时真怀疑自己是否会是奥勃洛莫夫式的人物，怀疑自己是否具有这种学术的能力和写作的才能。而今当我重新审阅校稿时，我又觉得本书中感性的顿悟似乎占据了较多的比例，这可能是我长期生活在基层，挺着把头伸向理性思辨的一双脚，始终踩在现实的生活之中而又不能保持一段审美的距离有关。

如何将本论文集编成能体现自我特色的一本理论书，亦是我近期的一个想法。但既然全是论文，又何以能形成特色呢，这不由我想起了中国画在用墨时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墨分五色，最浓曰焦，次曰浓，次曰重、淡、清。而用墨时又有一种“破墨法”，以淡破浓，以浓破淡；以水破墨，以墨破水。使画面墨色混然，虽一片墨水，但其中浓淡有序，破之有法，千变万化，互相渗透又互相作用，虽无色彩但实为百彩也。此仅以墨为本的美学理论，用之我全以论文为单一色调的理论书，岂不有指点迷津之作用吗。于是，上中下三辑先以全方位的鸟瞰作宏观审察，才后引出对各门类文艺的重点剖析与评说，再以细点微末之究诘直溯问题的根本，不用句号却以余味把小小的问题又引伸至更新的深度去思考，正若五代荆浩所论，“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自然这是追求而非效果。

《圈外野论》是我的第三本书了，回顾前二本书的出版，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文友王铮、查杰慧、李四平和同事郭学新说过，当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书又将它们再读时，便在否定中把它们疏远了。但愿我亦能如旧地对待本书的出版，因为只有保持着这种状态，我的学术之路才会有新的转机和整合。而当我继续去写新的东西时，一种潜在的意识似乎在告诉我，世界是需要我的！虽然我这一切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但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我深知真诚去做是尤为珍贵的。当部分大款（新贵）有了钱不愿资助文化建设，而宁肯在奢侈和堕落中去消耗钱财时，我又见到他们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去学习，并且不惜花费高昂的学费，此时我断然地宣称，新兴阶级的眼光是不会永远看着钱的——总有一天

他们会拜倒在知识的神圣黑袍下。为此,我为自己能真诚作着学术的探求而充满着信心和欢悦。我的一位文友对他新年来访的岳父怒声喊滚,原因就在于他岳父沾沾自喜地对他说及未经环保单位批准的地下村办化工厂的赚钱,而当他要岳父考虑污染问题,不要为眼前几个钱而造成今后几百倍钱的追补时,他岳父竟然慢条斯理地回答:人不为己,天殊地灭!于是,愤怒的女婿升腾了正义的咆哮……而我这位文友,既非本地环保的负责人,更非当地的父母官,只是一位经商致富后仍然保持着思想者和读书人气质的普通百姓。面对朋友,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要求自己真诚再真诚,努力再努力呢。

写书始源于读书,小时候就读到了二个故事,一个是寻太阳,一个是射太阳,前者是因无太阳而去寻,后者是因太阳太多而去灭。其实,天上的太阳从来没有失落过,也从来没有增多过。寻和射,其实质是在追求一种正义之光,是一种民众平衡心理的表现,而其源动力,均出自思想。然思想有时也是个怪物,譬若咱们中国由于有了孙悟空,我们便老爱翻斛斗:大路进、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斛斗翻得多么玄乎呀!在思想领域亦如此,建国初期全部“苏化”,“文革”之中全部“左化”,粉碎“四人帮”后又在“全盘西化”,如今欲行“东方主义化”。当国门洞开,经济浪潮一潮更比一潮汹涌时,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弊端在中国的泛滥和澎化深表忧虑,于是,“新儒家”救国论(其实也是一种欲树规范国礼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且海内外呼应。可叹这也是好心愿未必会成好事,我友陈望衡教授去新加坡访问得知,就连他们这个法治之国也对“新儒家”之说法持有异议。寻太阳的脚和射太阳的箭当然在我们这里,但那决不是历史神话中的寻和射,就民族性而论,是一种人格上的自我批判,就世界性而论,我们应该去说别人还未说过的话。历史再有沉疴,我们的思想应该健全!

正若著名青年学者陶东风先生近日在电话里对我说的,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昨天因对王朔现象,对人文精神的不同评说而使

文坛垒起战营、学人被划归派系是多么地不应该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自我磨擦、自我抵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回顾近二十年来所走的学术业余之路，从为买书去当男保姆，订杂志遭到邮递员的白眼和讥讽（那时我几乎将全国有名的高校文科学报和全国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都订全了，并且还不断地去邮购专辑和未能公开发行的学报），到当搬运工烈日下拉几千斤重的石头车，回来死啃康德黑格尔哲学，我的目标，就是想当中国学术界中的一块小小的垒石，这与在高等学府里深造的学生以及为中国的学术而教育而思考而著作的导师们，可以说殊途同归，当然并不是说作一块学界小小的垒石，而是指为了中国的学术。要说精神，我说这就是中国精神吧。为此，我也曾十多年如一日地给李泽厚先生年年寄送贺年卡，尽管他不认识我，也从未给我过只字片言。

我的出生地海宁，是个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象王国维、徐志摩、蒋百里、李善兰、张宗祥等誉满海内外的不下十人，更有穆旦、史东山、吴世昌、徐邦达等一批名人亟待研究（从南北朝至当代，海宁具有的文化名人如朱起凤、谈迁、陈学昭、未谷等有1874人之多），可当我辈知道王国维的却还是近几年的事，那自然是历史的原因，当93年在海宁召开“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时，海宁的文化名人研究也就此从纪念型而上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而也在此时，我心头那盏摇曳暗忽的学术之灯，便也一下子明亮了起来。如果说当初让培杰从上海警备区偷偷借来许多国外首脑的传记阅读后，使我等大有天下之大舍我其谁之感，那么尔今通过切切实实的学术论文撰写和交流答辩，却是真正地使我明了自己将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名小卒的可能性。尽管本书即将付梓，一些专家学者也给了我一定的褒扬和支持，但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论文尚处在基础阶段，还谈不上有什么新的见地，只不过说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思想任意地飘忽了一下而已，对于学界前辈和当代真正的文化精英，我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悉听教诲，恭任指导的（如对刘梦溪先生八五年的马列文论之辨和近日的中国现代学术

要略的拜读与求教)。我也更愿自费订阅的名报名刊,每一期都有新的思想引起我心灵的共振。只有如此,我的学术之路也许会在新的求索中攀上一个新台阶。至于这册《圈外野论》,只要读者不厌弃,同仁不耻笑,便是我心灵最大的宽慰了。博尔赫斯说:“没有惊叹也没有胜利,而仅仅是被朴素地接纳”。

但愿如此。

王学海

目 录

跋涉十年,难能可贵(代序)	许明(1)
本非圈内人,情偏痴学术(自序)	(3)

上编 放眼明天的思考

世纪之交,美学在哪里突破	(3)
文学的审美与人学的关系	(19)
艺术:创造与生产须作精细分析	
——兼谈对本雅明的理解与批判	(25)
王国维学术思想“新”“旧”辨	(41)
色褪香散谁赏花	
——走向新世纪越剧审美初探	(58)
简说走向新世纪的“潮文化”	(67)
面向今天和明天的呐喊	
——许明《轻拂那新理性的风》读后	(78)
历史的选择点	(85)
中国文论的跨世纪问题	(89)

中编 文艺精灵的寻求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国维	(97)
也谈艺术中的美与丑	(107)
现代舞的文化审美	(112)
《霸王别姬》的美学解读	(119)

潘天寿画意的美学解读·····	(124)
文学的审美与真与善·····	(132)
论社会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形态·····	(139)
美与劳动小议·····	(146)
美感小议·····	(150)
时代和他的徐志摩·····	(155)
让我们透视这阴影·····	(167)
有趣的写作·····	(170)
诗化的理论(附:追思的摩化)·····	(172)
也谈文艺理论的自身价值·····	(177)
简论沙可夫的艺术思想	
——为纪念沙可夫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180)
美的真实与丑的诙谐·····	(184)
童趣自有哲理在	
——赵锐勇《月亮升起的时候》简析·····	(186)
悲歌一曲罗曼史	
——读《女硕士的罗曼史》·····	(188)
怎样看待人生	
——《垃圾》的透视与人的精神把握·····	(191)
弘一大师超脱尘世吗·····	(194)
反叛与回归在于思想·····	(198)
王国维“殉文化说”的几点质疑·····	(201)
继承·创新·批判·拓展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想法·····	(213)
当艺术坦陈心灵的时候·····	(217)
情性着眼	
——复诗人铁舞的信·····	(221)

下编 人文精神的感悟

生活没有抛弃美学

——我国美学研究的新视点····· (229)

论发展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239)

人文精神的社会哲学思考····· (249)

《活着》，你的意义何在····· (259)

生为何由 活为何义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活着》····· (264)

东方的情怀：把《圣经》当作人文精神来读

——简析《圣经》中论上帝之美····· (269)

纪念：无法拒绝的激励

——抗日反法西斯文学中的三个不朽精神····· (275)

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 (282)

理想呼唤的现实举措····· (286)

言近旨远的论见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论的极积意义····· (290)

文化讨论的启示····· (293)

莫要书生空议论····· (295)

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指示与警示····· (297)

“无名”与“立场”烘托着崇高····· (299)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哲学问题····· (302)

为跨世纪的企业提出新的思考

——《最后一座工厂》评介····· (306)

后记····· (311)